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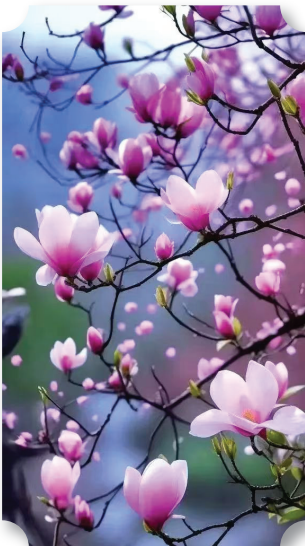
暮色记忆

尚丽娥



春天简历表

董国宾



石板路在晨雾中泛着青灰的光泽,如同被岁月反复漂洗的棉布。酱菜店门前的青苔总在梅雨季疯长,裹着荷叶的咸菜包悬在竹匾边沿摇晃时,阿婆正用浆糊黏合碎布头——这些从国营布庄捡来的边角料,经她巧手拼缀,能变成孩子们书包上振翅的蝴蝶。

煤矸石堆在巷尾闪着幽蓝的光,我们曾在这里拾取形状奇特的石块当粉笔。铁路子弟小学的早读声漫过矮墙时,副食店女工恰好揭开酱缸的竹篾盖,咸鲜气息与煤车经过扬起的粉尘在空气里缠绵。穿蓝布衫的跑堂拎着铝制食盒穿梭,盒盖与提手的碰撞声应和着布庄缝纫机的哒哒声,惊得趴在煤堆上晒太阳的野猫倏地窜进墙洞。

正午的日头偏爱老邮局的琉璃瓦,八角窗棂将光影切割成菱形洒在青石板上。戴白袖套的会计把算盘珠拨得清脆,隔壁布庄的姑娘们却总在此时嬉笑着解开麻花辫——她们把尼龙袜套在手腕上当装饰,新烫的卷发垂在的确良衬衫领口,像极了供销社玻璃柜里陈列的绢花。煤炉上煨着的豆腐汤咕嘟作响,

辣子炆锅的焦香钻进巷子每个褶皱,连趴在门槛打盹的老狗都会突然支起耳朵。

铁皮信箱上的绿漆早已斑驳,却总在周三下午准时吐出远方来信。穿邮差制服的老赵蹬着二八大杠经过时,车铃会在裁缝铺前多响两声——阿婆的孙女刚学会用缝纫机,扎坏的碎花布在墙角堆成小山,倒成了麻雀筑巢的好材料。我们曾偷捡这些碎布蒙在玻璃瓶口,灌进萤火虫,做成灯笼,却不知那些莹绿的光点,正映亮过路矿工眼角未拭净的煤灰。

暮色从铁轨尽头漫来时,樱花树的影子会爬上供销社的山墙。这些虬曲的老树在春风里撒落碎玉,我们在飘旋的花瓣间追逐铁环,金属与青石的撞击声惊飞栖在电线上的麻雀。理发店旋转灯箱的三色条纹早已模糊成混沌的光晕,却仍固执地转着,像卡在时光缝隙里的走马灯。玩累的孩童常蹲在煤堆旁,用树枝勾勒蒸汽机车的轮廓,却不知那些线条与三十年前某位工程师的蓝图惊人相似。

国营照相馆的橱窗永远蒙着淡黄的

滤镜。穿工装裤的青年扶着永久牌自行车站在煤渣堆旁,背后井架的白烟在相纸上凝成云絮;扎红头绳的姑娘捧着搪瓷缸,搪瓷缸里晃动的不仅是糖水,还有副食店“发展经济”标语的倒影。这些影像如虫蜷缩在奶茶店的霓虹灯牌下,与新漆的仿古招牌共享着潮湿的霉味。

最深沉的夜色属于流浪的火车汽笛。当最后一班矿车驶过樱花隧道,月光便开始擦拭青石板上的辙痕。煤矸石在幽蓝中闪烁,如同大地珍藏的星子,而我们曾以为永恒的事物——布庄柜台后的檀木尺、邮局窗台上的浆糊瓶、甚至阿婆荷叶包上精巧的纸绳结——都随着南迁的候鸟,消失在铁轨延伸的远方。

只有老裁缝的顶针还卡在墙缝里,铜质表面隐约可见经年摩挲的纹路。梅雨时节的某个清晨,我看见穿汉服的少女举着油纸伞在巷口拍照,伞面流动的牡丹与墙头残旧的标语重叠,恍若两个时空在此悄然接驳。布庄旧址的奶茶店正在研发“怀旧煤球蛋糕”,而真正的煤车已改道他方,只在雨季来临时,让涨水的阴沟泛起记忆的沉渣。



时光是一架柔软的犁

岳桂荣

春节期间,给几位老者拜年。简单寒暄后,老人们都夸赞我看上去好年轻,多年不变样。我压抑住因赞美得来的开心,嘴上挂出谦虚:五十多岁的人了。她们便指着自已满头白发和纵横交错的皱纹说:好好珍惜,年轻最好。回家路上,我正要尽情享受赞美带来的耳热,却又在回味她们说话的表情中发现,她们的赞美根本不是对我,而是对着曾经年轻时光里的自己。

时间流如箭,年华似流水。年去年来白发新,匆匆马上去逢春。

时光是一架柔软的犁,耕耘出多彩人生四季。时光不说话,只默默向前走,从春耕到夏,又从秋耕到冬,生命的河流徐徐铺展在天地之间。温润如玉的少年在春意盎然中朗朗读书,意气风发的青年为追寻梦想悬梁刺股,叱咤风云的壮年敢上九天揽月,白发满头的老年一任阶前雨滴到天明。在四季轮回中领略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的登顶风光。

时光是一架柔软的犁,耕耘出心灵避风港。每颗疲惫的心呀,都安放在家中那盏静静守候的青灯下。晨光微露中起身劳作的身影,夜深人静时缝缝补补的虔诚,都在日复一日的寻常日子中浇灌出幸福的笑脸,爱与温暖缓缓流向如水的时光。

时光是一架柔软的犁,赠予人们泥土芬芳,又收获丰硕果实。每一次深耕细作,新翻的泥土纷纷拥抱闪光的梦想。梦想的种子发芽、开花,最终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,诉说时光沉淀的力量。

时光是一架柔软的犁,赠予每个人成长契机。每个人都有自已的位置。永远有比自己年轻的人和比自己年迈的老人。只要时光给予我们活在当下的机会,我们就可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感受生命,如同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

又到春天。看到大地上春耕的人们,仿若看到时光在生命中的耕耘,感受着时间的流转与生命的轮回,新生的喜悦与希望爬上舒展的眉头。

春天轻快地来了,濯了把脸,披一身薄衣,穿一双风做的跑鞋,细言细语,声如雨丝、如嫩草,一转眼就在大地上溜达开了。它羞涩地、悄悄地、若隐若现地,从天边来,从山中来,顺路走到原野,走向堤坝,走入水湾,走上村边小路,去传递春天的魔力。

春天俏皮地踢上几脚,大地上的草儿花儿就从慵冬中苏醒过来,光秃秃的地面冒出了细尖儿、嫩芽儿,似乎蹲在地上抽上一袋烟卷,绿色的丝条就密织成一片片大绿毯,各色花儿也不知从哪里跑过来,挂在交叉的枝条上,显摆在绿叶间。

春天如炸开的云朵,大人小孩都憋不住了,纷纷走进春天里。

人们迈开脚步走进春天,也就走进了真实的世界中,它比绽放的烟花更迷人。人们走出家门,提个小竹篮、小条篓,漫山遍野去采摘野菜。野菜是春天的赐予,长在山岗野地的花样繁多,野蕨菜、野荠菜、野蛤蟆菜、马齿菜、野芹菜、苦菜、小根葱等……野菜收藏了丰足的春天的味道,做成菜肴摆上餐桌,样样算得上人间美味。若将其晾干妥藏,待春天走远了,还能再拿出来烹食享用,似乎春天又跳回跟前,又似乎这亲亲春天是品味无尽的。

春天是时光的简历表,桃红柳绿的表情归属春天,柳絮飘飞薄烟缈缈将情趣献给春天,物象交替的规则呈给了春的别样风情,给慵倦一冬的你我他送来了神采飞扬。

春天,随处迈迈脚,伸伸臂,左看一眼,右瞧一瞬,街头巷尾村角塘坝处处流动春声春情。春风踱手踱脚去亲吻柳条,微微吹皱碧绿水面,转眼又跑去花海,偷偷向八方传送花香。跟孩子似的,还爬上高枝,俏皮地掀起青鸟的羽毛。阳光躲藏的天气,不闻鸟声啁啾,春雨见缝插针编织童话来了。不知那是什么春花儿,雨丝细细密密从高空降落,滴滴晶莹恰好乘势入怀。春雨疯着闹着笑着,花儿也跟着笑着乐着,那娇娇柔柔引人怜爱的姿态,给了春雨可贵的赞赏。

春天时钟的刻盘上,时针一圈圈转着。时针的脚步走向河堤,岸柳青了。走向山谷,山谷发出青春的回声。走向农庄,农人沐浴春色笑迎春风。当风筝高飞的时候,庄户人家迎来春耕春天的简历表,也就挥笔写到了时光深处,这是土地对春天的忠诚。

春天像飞速翻动的书页,一天天朝未来滚动着。不经意的某一天,忽然槐花开了,榆钱长成一串串一树树绿蝴蝶,泽塘边菖蒲矗立成一道道幕墙,小蝌蚪快乐得在温暖的水里游动,日影草色接壤了初夏的色彩,晴空一碧的春天里,春阳便暖了千门万户白叟黄童的心房。

走春天,犹如走人生。春天的园子里,若投入无限的真诚和用心,去抓住一把把一闪即过的春色和春意,在人生的山头上,自然会孕育出人生的希望和花朵。